

Robert Vannoy , 《大先知》第 12

讲 第二以赛亚书（以赛亚书 40-66）的赞成和反对论点

1. Deutero -以赛亚书（以赛亚书 40-66）概念和思想的不同
2. 语言和风格的差异

Deutero -Isaiah的论据。首先是“概念和想法不同”。这很难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第二个论点：“语言和风格的差异。”我认为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论点。例如，在Driver的引言中，第238和239页，他列出了很多在以赛亚书40到66中出现但在1到39中不出现的单词。然后他列出了在40到66中经常出现但很少出现的单词在1到39中。所以你会得到这些长长的单词列表，这些单词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在第一部分中，要么在第一部分中很少出现，但确实出现在第二部分中。这一论点的大部分内容都基于这种分析。我认为作为回应，可以说，你会发现以赛亚书 40 至 66 章中的单词在本书前面部分中没有出现，这并不奇怪，因为单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题。如果您有不同的主题，那么使用不同的术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认为列出一部分出现而另一部分不出现的单词本身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A。 'Ani 而不是 'Anoki [“我”的 2 种形式]

我认为风格论证中最有力的部分是指出了某些语言上的奇怪之处，据说这些奇怪之处属于后来的用法。在《以赛亚书》第 40 章到第 66 章中发现了属于后来的用法的语言上的奇怪之处。现在德赖弗在第 240 页上谈到

了这一点。要深入了解这一点，技术性非常强。我不会对此做太多的事情，但我要说的是，即使在这里，这个论点也不是结论性的。GCH奥尔德斯在他的《旧约导论》中——那是一部荷兰作品——但奥尔德斯说，举个例子来说明，有人提出了一种论点，即风格上的差异可以从《以赛亚书》的强烈偏好中看出。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ani*’ 而不是 ‘*anoki*’。因此，以赛亚Deutero-Isaiah更喜欢 “*ani*” 而不是 “*anoki*”，据说这表明了后来的语言用法。以赛亚书 40-66 章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大量使用 “*ani*” 而不是 “*anoki*”，反映了后来的用法。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现在，奥尔德斯所做的就是研究它在其他地方的用法。例如，在 Haggai 中，您有 5 次 “*ani*”，而没有次 “*anoki*”。现在你看到哈该是被放逐后的，所以你和哈该一起处于被放逐后的时代，并且根本没有使用 ‘*anoki*’。在《撒迦利亚书》中：“*ani* 9 次，” *anoki* 没有次。现在哈该和撒迦利亚都是被掳后的人。如果你去以西结书，你会经历 ‘*ani*’ 162 次和 ‘*anoki*’ 几次。他没有一一列举，但只使用过几次。换句话说，它确实发生了。那是在以西结书里。现在以西结还没有被放逐，所以你正在回到更早的时代。你正与以西结一起经历流亡时期。奥尔德斯所说的是，很明显，在以赛亚书 40-66 章的时代，不使用 ‘*anoki*’ 的趋势并没有像以西结时代那样发展，因为在以赛亚书 40-66 章中你已经使用了 21 次。换句话说，这似乎表明这些章节早于以西结书。所以，如果你看看这种用法的话，它们不是在流亡时期，而是

在流亡之前的某个时间。因此，如果你遇到语言上的奇怪问题，你就会陷入这种讨论；这里使用 “*ani*” 和 “*anoki*”，这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事情。

b. 主如此说[完美/不完美] 那么，另一方面，你所做的研究证明了本书两部分之间语言上的一致点。因此，如果你深入研究语言和风格，你会得到一些独特的语言学东西，你会在本书的两部分中找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往往会利用这种分析来实现统一而不是分裂。例如，您熟悉“耶和华如此说”这个表达方式。这就是科尔阿玛阿多奈。现在，这种说法在几乎所有的预言书中都很常见。以赛亚书中的这个表达方式有一个变体，其中你有 *kol yomer Adonai* 用不完美时态而不是完成时态。完成时被不完美所取代，这种变体只出现在以赛亚书中，并且出现在以赛亚书的两节中。换句话说，它出现在第 1 章第 11 节和第 18 节。它出现在第 33 章第 10 节。它出现在第 40 章第 1 节，也出现在 40:25、41:21 和 66:9 中。所以你看，它在整本书中都有所体现。它位于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表达方式的变体，仅出现在以赛亚书中，并且出现在以赛亚书的两个章节中。

趋势是，随着 ‘*anoki*’ 的使用，越晚，它的使用就会越来越少。这样你就更接近流亡后的时代了；在流放时期，除了一点点之外，根本不使用它。但在《以赛亚书》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的时间使用了这个词。这是Aalders的表述。换句话说，奥尔德斯的意思是，“*anoki*” 在流

亡后时期使用较少。如果你分析流亡后和流亡时期的书籍，它的使用往往比流亡前时期要少。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来证明《申特罗-以赛亚》的日期是较晚的、流亡后的日期。许多人声称，当居鲁士准备让以色列从流亡中返回时，以赛亚已经迟到了。他们说这就是历史背景；通常批评学者说居鲁士已经出现在现场，因此可以使用他的名字，并且作者是生活在公元前 539 年左右居鲁士崛起时期的人，但这比流亡后使用的两倍多，所以你怎么看？看到这一行 - 如果你要说 ‘*anoki* 的用法沿着这条线从多到少移动 - 这意味着你不能将 Deutero -Isaiah 放在较晚的位置，因为你必须将他放在前面 - 流放时代。

以赛亚书基于语言和风格的统一 [Margalioth]

好吧，现在回到雷切尔·玛加利思的那本书。当你开始研究语言和风格时，她的书确实很重要。她为本书的统一性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案例，主要基于两部分之间语言和风格的一致性。查看您的引文第 26 页。这是摘自她的书的第 5 页和第 6 页。她说：“克劳斯用以赛亚二世特有的表达方式列举了十八个单词。他承认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中找到——请注意这一点。但在克劳斯认为是以赛亚第二章的章节中。”因此，如果你将这些东西列为以赛亚书第二章所独有的，但如果你在第一部分中找到它，你就会说，“那部分也来自以赛亚书第二章。”玛加利奥思继续

说道：“但是，即使这种表达方式的数量要多得多，又能从中推出什么证据呢？某一章或另一章中的特殊词语或表达方式能证明什么吗？这一事实是否为将本章或任何其他章节与本书正文分开提供了依据？”

“在先知书中，一个或多个词在某些章节中出现多次并不罕见，尽管在前面的任何章节中甚至没有出现过一次。以“耶和华的报应”一词为例，它在耶利米书第 50 章和第 51 章中多次出现，但在整本书中却没有再出现。这是将这两章从书中分开的充分理由吗？或者，“被刀杀”这个词在以西结书第 31 章和第 32 章中出现了不下 10 次，但在前面的章节中一次也没有出现。以西结书 31 章是第二部以西结书的开始吗？在每一本预言书里，都可能指出许多单词、短语和表达方式在某一章或一组章节中多次出现，而在书中其他地方没有出现。

“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单词或短语在上下文中受到青睐——特定章节中给出的预言的具体信息。关于《以赛亚书》两部分在语言和风格上不同的论点，根据本泽夫的说法，这是无法用例子证明的，我们将在本书中通过数百个例子来证明事实恰恰相反。这两个部分不仅在语言和风格上相似，而且它们的统一性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能归因于任何影响。”

那么她在书中所做的是这样的，请注意下一个陈述：“这里用来证明两个部分的统一性的系统如下。在按主题对整部以赛亚书进行分类之后，我

们已经表明，对于每个主题，这两部分都采用了可数不胜数的类似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仅是本书所特有的。事实也证明，两部分的具体表达方式具有相同的用法。有些甚至是常见的表达方式通过相同术语的特定使用来区分。第二部分颠倒了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一个词组中的段落由仅在第二个词组中找到的元素组成，反之亦然。”

按主题分类 [Margalioth]

现在，我没有在您对她的书中的引文中包含进一步的评论，但您会看到她所做的是按主题对整本以赛亚书进行分类。以下是她的一些主题：上帝的指定、以色列人民的指定、预言的公式、安慰的信息等等。事实上，她有 15 个主题标题。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说第一个，上帝的指定。她列出了以赛亚书中专门使用的神圣头衔——以赛亚书独有的神圣头衔，但这两部分都是通用的。以色列人民的称谓：11 个绰号在两部分都同样指代犹太人。预言公式：20 个介绍性公式，用于打开或强调前几章中的预言，并在后半部分中使用它们的语言相似之处。所以你看，她就这样浏览了这本书，并以书中两部分中出现的独特方式积累了语言用法相似性的证据。我认为她这样做为本书的统一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请参阅劝诫的话：以赛亚所特有的 21 种不同的责备措辞，但两部分都通用。

现在，我们回到争论。你看，争论的焦点是语言和风格上的差异。玛

加里奥斯反过来说，根据仔细分析，语言和风格有相似之处。现在在我看来，通过这种论证，无论你走哪条路，这种方法都不能提供完整的真实性证明，反之亦然。我认为这种类型的论证无论如何都不是结论性的。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说，玛加利奥斯在本书的两部分中都找到了这些独特的表达方式，理论上你可以说，“嗯，德特罗-以赛亚暂时认可了这种解释。多特罗-以赛亚对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非常熟悉，因此他在自己的写作中改编了这些表达方式，并在第二部分中使用了它们。”他们可以这么说。

范诺伊的 分析学

所以我认为玛加里奥斯不能用这种方法毫无疑问地证明这本书的统一性。但我认为反过来也是如此。你无法证明有两个不同的作者，因为你发现了一些语言和风格差异的证据。是什么构成了语言和风格上的如此差异，迫使你得出必须有两个不同作家的结论？我相信如果你把自己15年前写的东西和你现在写的东西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一些差异；然而，两者都是你写的。因此，从这种类型的论证中，我认为你无法最终证明这本书的统一性或不统一性。我认为玛加利奥斯所做的只是为了回答批评家所接受的那种论点，即你可以为这本书的统一性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论据，就像你可以为两个部分之间的差异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论据一样。所以，这本书很复杂，语言很复杂，用法也很复杂。

拉迪的统计语言学方法和奥斯瓦耳特的回应

现在看看你的引文第 27 页。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听到另一件事：那就是使用计算机语言评估圣经材料，因为它涉及作者身份问题。在奥斯瓦尔特关于以赛亚书的书中，他对第 1-39 章的评论中，他提到了与本期 Deutero-Isaiah 相关的内容。请注意他所说的，“最接近客观证明缺乏统一性的东西和出现在 Y. Radday 的作品中的东西” 令人印象深刻的调查，

《统计语言学视角下的以赛亚书的统一》。拉迪对《以赛亚书》的众多语言特征进行了计算机化研究，并对书中各个部分的这些特征进行了比较。作为对照，他研究了其他文献，包括圣经和圣经以外的文献，据说这些文献都来自一位作者。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他得出的结论是，语言差异如此严重，以至于一个作者不可能写出整本以赛亚书。正如所预料的，这些结论受到了批评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自己的立场得到了证实。但事实上，拉迪的结论对一些学术观点提出了质疑。关于 Radday 的方法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统计语言学领域的起步阶段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是否已经足够了解，可以自信地谈论特定人的使用变化可能存在的限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继续奥斯瓦尔特，“请注意，对这本书的特征进行的另一种计算机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个单一的作品：LL Adams 和 AC Rincher，

‘根据统计风格分析对以赛亚问题的流行批判观点，’， *《计算机研*

究》，1973 年。其中有两项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奥斯瓦尔特再次说道：“而另一位学者 A. Kasher 在一本法国期刊上发表的《以赛亚书：通过形态数据处理对作者进行表征》中得出的结论是，该书的构成不是一个统一体，但他的结果指出了该书的不同部分。这本书比拉迪的书还要多。要回顾统计方法固有的困难，请参阅波斯纳的《文体统计的使用和滥用》。”

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研究领域将走向何方；我认为这才刚刚开始，我怀疑是否会继续下去。奥斯瓦尔特所说的在这一点上肯定是合适的：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自信地谈论特定人的用法变化的可能限制。在目前的研究中，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尽管许多人都抓住了拉迪的分析。只要宣称“计算机分析”——你所要做的就是对很多人说这句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计算机知道。但是你向计算机输入什么样的东西，你如何做出这些判断呢？

回到脚注 5。“这并不是质疑拉迪研究进行和进行的完整性，而是要指出，证据仍然不如仅出现第 1-39 章（或某些类似章节）的手稿那么客观。”没有两篇以赛亚书的手稿证据。事实上，您拥有的死海古卷材料是一本书。这是我们拥有的最早的手稿。请注意脚注 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称赞拉德戴的方法论适用于以赛亚书的可靠性的人，在他最近报告说同样的方法论建立了《创世记》的统一性时，却不太相信其可靠性。”

历史背景的论证 以赛亚书 1-39 [亚述] 以赛亚书 40-66 [巴比伦/波斯]

让我们继续从历史背景来论证。在我看来，从语言和风格出发的论证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论证，但我认为你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它。论证的本质意味着在这种基础上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论证是非常困难的。

让我们继续：“源自历史背景的论证。”我认为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论点。并不是说它一定是令人信服的，但我认为这三个论点无疑是最重要的论点。不可否认的是，以赛亚书 40-52 章的历史背景与该书前面的部分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注意到的，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有很多责备、即将到来的审判的宣告，以及因以色列的罪而被掳的预言。然后你读到以赛亚书第 40 章及其之后的内容，你就没有那种材料了。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人们似乎已经被流放了。现在的重点是上帝将把他们从被掳中拯救出来的应许，因此，不再是宣布审判，而是安慰、安慰和希望，以及上帝代表他们进行干预的应许。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多次提到亚述人是最大的敌人。但读到本书的后半部分，你看到的不是亚述人，而是巴比伦人，以及波斯人居鲁士的崛起。人们受到巴比伦人的奴役，但很快就通过波斯人居鲁士的工具被上帝之手拯救。所以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历史背景截然不同。

既然如此，只能用两种方式来解决。批评家认为，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由另一位作者写的，他生活在流亡开始之后，并且正在进行中，而历史背景是那位生活在比流亡晚得多的作家的背景。以赛亚。这是解释差异的一种

方式。

另一种说法是说这是以赛亚写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在上帝的灵的引导下，向他的人民在流放之后带来了这些安慰和希望的话：流亡不会永远存在，但上帝会介入并拯救他们。现在，这是唯一可以解释它的两种方式。如果你采取后一种观点，即以赛亚是作者的观点，你仍然可以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以赛亚写的东西是否有任何目的，会涉及到那些没有发生过的事件？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但会发生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吗？

查看Whybray 的小学习指南第二段中第 28 页的引文。这来自他的第二本《以赛亚书》小册子的第 4 页。他说：“这显然是写给一群被征服力量从自己的祖国流放出来的人，这个征服力量也被称为巴比伦。在 4 段经文（43:14, 47 ; 48:14, 20）中，用这些术语提到了巴比伦的名字，这一历史情况也得到了许多其他经文的证实。那么，第 40 至 55 章就会让“一注意他所说的一”在 8 世纪毫无意义，当时耶路撒冷和犹太的人民仍然生活在自己国王的统治下；当时的巴比伦远非强国，只是亚述帝国的城市之一，直到公元前七世纪末亚述灭亡，也就是以赛亚死后很久。当居鲁士还没有出生、波斯帝国还不存在的时候。另一方面，这些章节中的所有内容作为六世纪先知向巴比伦犹太流亡者传达的信息都是很有意义的。”

以赛亚书 40-66 章对以赛亚时代的人们的目的 这里提出了关于以赛亚书

40-66 章与以赛亚同时代人的相关性的问题——它与他们有任何相关性吗？看看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的引文第 25 页。这是弗里德曼的《旧约先知简介》。他说：“并不是每一个预言都需要追溯到特定的当代历史情境，也不需要直接适用于它所针对的一代人。正如德赖弗所主张的那样，不能认为先知总是对与他同时代的人说话。他所传达的信息与他那个时代的情况密切相关。他的承诺和预测符合当时的需要。与这个预言概念明显矛盾的是：撒迦利亚书 9-14 章所讲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撒迦利亚同时代人的时代；但以理书 11-12，至安条克·埃皮法尼（Antiochus Epiphanes）时代（约公元前 165 年）；以赛亚书 24-27 章——这是以赛亚的启示录，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之外，他还在谈论末世。当然，这并不是要忽视预言与历史情境的一般关系。预言性的话语。”我认为弗里德曼所说的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预言都直接适用于与先知交谈的同时代人；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你读到以赛亚书 40-66 章时，尽管弗里德曼指出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你仍然可以说，以赛亚书 40-66 章确实对以赛亚时代的人们有帮助。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以赛亚似乎有两个目标。首先是向全国宣告其罪孽和悔改的责任；他反复这样做。其次，告诉犹大，上帝将通过流放他们来惩罚他们的罪孽。这也是很清楚的。有些人聆听以赛亚并回应他的信息，尽管他们是例外。大多数人都对他所说的话不屑一顾。他们不想听。

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预言正在应验。记得在以赛亚呼召的异象中，主在以赛亚书 6 章 9 节及其后的内容中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要听，却不明白；确实看到了，但没有察觉到。让他们的耳朵沉重，闭上眼睛以免他们看到’，因此人们不会回应这个信息，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回应。那正在实现。

同样明显的是，在 6 章 11 节和 12 节中预言的被掳是不可避免的。见第 6 章第 11 和 12 节说：“我便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他回答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荒废，田地荒芜，被蹂躏，直到耶和华打发众人远去，这地被完全撇弃。”他说的是被掳的事。已经在第六章中提到了。然后他给了那些人希望，流放不会永远。将会有拯救，但这并不是一个要终结国家和人民的审判。上帝会介入，他们会回来。我认为这对敬虔的余民——那些听以赛亚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你看，如果你追溯到希西家之后，你就会进入玛拿西的统治，那里的情况变得更糟，如果我们看看列王记，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流放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可能是在玛拿西的黑暗时期写成的。

因此，让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开始时继续讨论这一点，结束我们对第三条论证的讨论：“历史背景的差异”。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Ted Hilde Brandt)
粗略编辑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